

西北視察記

張蘊和題

著 雅 賡 陳

記 察 視 北 西

(冊 下)



館 報 申 海 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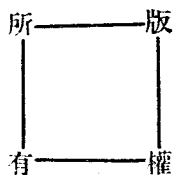
號 九 〇 三 路 口 漢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

西北視察記

(全兩冊)

定價國幣一元



著者 陳 庶 雅

發行者 申 報 館

發行所 申 報 館 售 書 科

上海漢口路三〇九號

印刷者 中 國 科 學 公 司

上海福州路六四九號

分售處 各地申報分館及各大書局

敦煌月牙泉與千佛洞

敦煌多古蹟，最著名者有二：一曰月牙泉，是天然的；——一曰千佛洞，是人工的。——皆各充分顯示其名勝特點，殊有一述之價值。

月牙泉，卽古渥洼池。漢武帝元鼎四年秋，天馬出渥洼水中，武帝得之，作天馬之歌。卽此。先是有山自安西來，多青黑石，伸入敦煌，化爲白沙嶺，質色雖截然不同，而山脈仍屬一貫。沙嶺行至城南，約十里處，支脈相錯，成一幽谷，隨口繞入，有泉一望清碧，窈然以深，周約里許，依山作月眉形，故名月牙泉。

泉味甘美，中產鐵背魚、七星草，服之可長壽。泉深傳有四十丈，嘗游泳其中，覺其浮力較弱，中心碧綠清幽，瞰不見底，頓疑身若憑虛，爲之一驚。葦草圍繞邊際，蒼勁稀疎，別具風緻。牙泉弓背，爲一草坪，三四丈外，沙山壁立，高三十餘丈，危峭逾於山石，嶺脊如刀刃，人登之，沙刃隨足頽落，經宿風吹，輒復還如舊。由上坐沙而下，作轟轟響，有時雖在晴天，亦自然發出殷殷之雷聲，故有「鳴沙」

之稱。掬沙檢視，明分五彩，亘古沙不填泉，泉不涸竭，此皆泉之神秘，輒令常人百思莫解。月泉之裏，地勢稍高，榆、楊、沙棗，蔚然成林，中建鳴山寺、三聖宮、藥王廟等寺，高閣凌霄，曲廊入勝，但占地不多，因後又有高嶺之限制也。四周沙隴，相契相套，又另呈一月眉樣，因亦「月牙山之稱」。

有台曰「第一泉」，正當泉之內弧中心，足供遊憩。由台北祝，始爲月泉內弧之蘆葦，繼爲月泉中段，汪然碧波，若動若靜，四周景物，倒影千變，再遠卽爲草坪，爲壁立之鳴沙山，左右顧盼，卽月牙之兩角，深深包抄台後，倘不移步數十丈，卽難自窮其極。遊人至是，往往詩興大發，遍題所感於台壁：額有「月泉一色」，「別有天地」；聯有「泉通星宿海，嶺接火炎山」；詩有「敦煌城南衆峯峙，蹊徑別開林壑美，積沙成嶺勢突兀，萬古風吹沙不起」；歌有「……沙聲一鳴四大空，衆山皆響歌大風，尋聲不知何處是，人間恍惚廣寒宮……」此皆情景相生之作品也。

千佛洞亦名雷音寺，在城東南四十里，不知建自何時，惟有斷碑，云爲唐代重修。疏岩鑿石，成洞千百，佛龕層疊，廟貌壯麗，頗似大同雲崗之作品。然亦有其異點在：（一）兩地岩層，雖同爲水成岩，但雲崗乃細沙所凝，此爲大如蠶豆之粗砂所成，前者色黃，後者色青；（二）此處「

像，尤其多數侍者，體態嬌嬈，裸露上身，細腰修腿，富有西洋彫塑美人之姿式；(二)間有黑像，想係黑種人之修佛者；(四)佛窟雖多至千百，但佛像大部雷同；(五)雲崗佛像，無論大小，概就原岩鑿之，此處大佛泥塑，小佛彩畫，殊異雲崗，但極工緻；且由上述(一)(二)(三)兩點，可證此處之佛像，已顯然帶有中西合璧之色彩，此皆雲崗佛洞之所無。

千佛洞，萃鑿一崖之剖面，高分四五層，傳各層洞外，昔有樓閣聯貫，今已全毀，惟一二層，可得遊覽。嘗見兩大洞，塑佛高十丈，且爲坐像；中一洞，現正重修九層大殿，聞已用資五萬元。另有一石側橫臥之大佛，長亦七八丈，其後排立丘尼丘僧七十二，狀如生人；惟丘尼體態高健，頗似西女，且有二三藏裝者。其餘中小洞，大可二三立方丈不等，洞龕正中之坐佛，多屈右臂，舉掌胸前，左手則撫於所盤之左膝，頗有莊嚴肅穆之氣象。旁配侍者，各三四位，立坐倚斜，姿式活潑，撚花捧瓶，表情各異。

旁侍女像之裝飾，類爲肩上一圍一項圈，作金色，中繫數金花，分垂兩肩及前後胸。手腕手臂，各套滿嵌寶玉之金鐲兩雙。另用五彩飄帶，自右肩斜披下，而打結於左脅，兩乳一臍，有被飄帶所掩。

者，有完全裸露者。腰下垂裙，長及脚背，赤足玉趾，脈脈欲動。

三千年前，佛教東漸，敦煌首當其衝，一時文物燦爛，在中西文化溝通史上，當占重要之一頁。清季外人司坦因及伯希和等，即在敦煌千佛洞，因雨陷落之石窖中，發現古西夏圖籍，手寫漢藏佛經，及唐咸通九年中國本都王玠印施之金鋼經等，皆被擇尤竊去，誠稀世之珍也！民國十年，有白俄數百人，得楊增新（時任新省督軍）介紹，來此避難，又於最高層之窟中，見一女子跌坐，以真金玉爲裝飾，華貴一如佛像，白俄一一竊去其寶物，女屍卽頽然而散，視如灰土。嘗讀一莫高窟碑，記青海王后公主捐金修寺事，想此華貴女屍，或卽此輩古代貴族歸女之修佛者也。各洞精彩之壁畫多出唐人之手，歷久而色不變，亦多被外人偷拓而去，所幸特畫全國像形圖之一洞，尙屬完璧。當時某外人，復賄白俄十萬金，囑設法竊之，事爲敦煌人士所悉，極力保護，始得無恙。然不及早設法移置，安可保存，如再經戰亂或盜竊，則中國將無古代名貴壁畫之存在，甯不深爲可惜！之，如此佛洞古物，創時確係勞民傷財，但既經古人創造成功，在某種意義上，後人却有保管之價值焉。

千佛洞東南，隔岸數里，三峯聳峙，危然欲墜，是卽「舜流四凶，徙之三危」之山也。三危山，昔誌高巔積雪，四時不消，近代想因氣候變遷，僅冬日見雪矣。又城西一百四十里，爲漢龍勒縣地，後改置壽昌縣，再西六里，卽古詩西出無故人之陽關，今均葬於荒沙中。壽昌已掘獲漢磚而認定，惟陽關尙不知究在何處？楊縣長擬於秋涼時，前往挖尋，如成事實，諒必有有價值之古物發現。

記者由敦返安，適值酒泉纏頭商人，名阿希木者，將驅駝隊，赴新經商，承遠岑君介紹，決相偕西進。

從安西到白墩子

十月五日晨，駝伏來取行李，爲備駝轎。安西縣長謝斗生設宴祖餞，邀范遠岑、張聲威、杜靜山諸君作陪。談次，藉悉該縣城西百數十里，有地曰小西湖，土腴泉旺，農民遠居近城，春往播種，數日旋歸，不施肥料，不芸莠草，至秋始往收穫，所得多在六成以上，若再加以墾殖，可得良田數千畝。又城北二三百里外之馬鬃山，幅員遼闊，水草豐美，可牧駝十萬頭，實天然之一大牧場，觀其荒蕪，極

可惜也！

迄午出城，步至駝場，見所設帳蓬，外爲番布，裏襯白毡，不透風霜，甚宜冬用。駝場設蘇賴河濱，河中不見滴泉，迨沿行四五里，忽見水流潺潺，愈流愈多，想爲暗流之湧現。河自酒泉來，西流敦煌，與黨河相匯，入潛哈喇淖爾。夏秋兩季，因供灌溉，全河爲之乾涸，入冬始漸暢流，然旋即冰凍矣。途轉西北，過龍王廟，（距城十里，距城東駝場十五里）廟凡五進，殿宇九所，風鈴叮咚，瓦光灼燦，城中建築無其壯麗。途爲硬戈壁，寬曠平坦，可併行二三汽車，五十里石窰子，沙阜六七，圍繞二三類垣，昔爲腰站，因缺水草，今已無人，爲時已晚，設帳而宿。六日拂曉，空腹啓行，沙阜起伏，黑石鋪地，苦荳（註一）白茨，數丈一叢。三十里白墩子，有水有草，特止而放駝。白墩子爲由安西赴新疆之第一驛站，十五年前，有人家二十餘，今僅二家，開店爲生，冷落荒涼，不堪言狀。村北高地，有泉自石縫中湧出，久蓄可資灌溉，汨流村東，旋沒於沙。村有土地約七十多畝，免納糧差，可任耕作，蓋勸所餘二家勿續逃也。砲台烟墩，都已朽壞，旁建古廟，空無所有；惟四壁滿題詩文，頗有美不勝收之概。中有一首云：「白墩古寺在山顛，暮鼓晨鐘知幾年？斜日倒懸亭塔影，輕風橫掃晚炊烟；泉穿石隙難留

住，峯出雲端斷復連。逆旅騷人頻過訪，此間聊作遨遊仙！不知何人手筆。餘爲屋漏雨淋，椽鴿糞污，字跡模糊，東鱗西爪，雖可略見征人之情緒，究難得親佳作之全豹，滋可惜也。

夜宿帳中，燒駝糞煮麵片，坐爐笑話，坦臥沙地，與前由包頭騎駝赴甯夏時之情景，完全相同。所異者：前有不速之客的蒙人，常來帳間好，今則借新疆纏頭，（註二）同行千里耳。纏商阿希木，係新疆子闖入，入口經商，留酒泉九年，未得歸家鄉財產，聞有五六十萬。此行駝貨八十餘馱，皆彼一人之獨資，僱駝伏八人，漢纏各半，渠能操漢語，雖富爲一掌櫃，但能與駝伏共甘苦，呼漢人駝伏曰某大哥，呼纏頭駝伏曰某阿訶。阿訶在內地之回教，須是清真寺領袖，始得尊稱之，在纏頭則較普通，未滿十齡之幼童，呼「八郎子」，意若「小孩」，「尕娃」之類，此外皆得以阿訶尊稱之。此行搭客，除記者外，尚有蘇雲翔君一人。蘇君爲「學業考據」（見其名片）者，自北平出發，步行來用，目的地亦爲新省，在安西相會，因僱駝偕行，惟纏商信仰回教，不便各自爲食，特另備活羊，請阿訶殺之，（註三）拼入共餐，每日起宿二餐，阿希木親爲照拂，雖係戈壁遠征，幸少風塵勞苦。

纏俗饗客，例爲「燒羊肉」「烤全羊」及「手抓飯」數事。燒羊肉，即將羊肉切片，套於火叉

上，就火燒之，旋燒旋食，多未全熟。手抓飯，先注油於鍋，俟其煉滾，手蘸鹽水，頻頻洒入，喧然作聲，常致搶火。（卽油鍋冒火）繼將半斤四兩之肉塊肋骨，傾入拌炸，旋以泡潤之濕米，掏蒸其上，緊覆布物，移時爛熟，連肉分盛二三木盆，羣聚以手抓食之，肉飯既盡，敲骨吸髓，意頗自得。今日僅行短程，夜餐時間充分，阿希木故備燒肉及手抓飯，飯香可口，惟肉塞牙。至於烤全羊，是否與內地烤法相同，未之悉也。

飯後，與阿希木略習應酬纏語，彼首自述能誦阿拉伯文之可蘭經，亦能誦漢文之三字經，旋高聲誦三字經云：「人之勾，（初字訛讀，或不能讀，以下同）性丕善，性相近，性相淵，可不教，性乃腔。」讀音雖略有訛處，但觀其洋洋自得之概，似頗感興趣焉。繼彼復稱：「楊（增新）將軍辦學堂，我們誤認入學是當差。有錢人都僱窮人去唸。當時于闐周縣長也辦了一所學堂，我們爹爹當頭人，不好僱人去讀，先叫我大哥去唸，舌頭硬，唸不來，又換我去唸。一年後道台來考，三十多個學生，選得五個，道台要帶去再教，我也在內，使趕忙下帖子，遍請地方頭人吃飯，請他們假說我已病死。還有一個是喝硝水，大瀉不止，也未去。其餘三個，原是僱來讀的，只好哭着去了，大家都說無望。」

了，誰知後來畢業，一個就當了縣長，兩個是回子闖當科長，一直到我出門時，縣長換了好幾個，他倆個都沒換過，該我命上沒官做，到口裏做生意，字也沒識一個，啥理性也不知道，請先生莫笑我們呵！哈哈！聽此一席話，知新省教育之不發達，並非全無辦法也。

（註一）苦苣，係草本植物，高二三尺，枝葉如槐，蝶形紫花，莢果叢生，卷屈如懶梳裝。

（註二）纏頭乃新疆民族之一，信仰回教，見面以阿訇相稱，其意義殆如先生二字；婦女幪首披巾，裝束頗類印度人，其習俗另詳後文。

（註三）回教徒宰牲畜，例請正式阿訇殺之，若漢人請回人吃飯，亦須請回人宰殺。

紅柳園聞匪警

七日上午，由白墩子啓行，出村三四里，兩旁沙阜遠展，形成一小黃沙溢地，薄鋪黑白碎石，望之宛似孝感蔗糖。過此斥鹵彌望，上生旱草，形似毛竹，高二三尺，相距數丈，雜有駝茨一叢，皆駱駝喜食之物也。十餘里，亂山起伏，雖不高大，但礙視線。忽得平曠地，展望遠山，蔚然深秀，僅於地平線

下，透露其蜿蜒鱗峒之峯尖。若前有浩淼瘴氣，峯影倒入，隨風波動，奇幻更可稱絕。此種戈壁瘴氣，亦名瘴氣，有謂人偶觸之，必致瘴熱等病，但不易觸之而已。抑知此氣遠視可見，近視無物，已視他處有瘴，他處視己，亦在瘴中，人固不易觸之，然亦時時觸之，特不自覺耳。至觸者染病與否，蓋與原來健康有關，非僅瘴癘之肆虐，可斷言也。

遇一染病青年，年約十八九歲，髮長三四寸，蓬亂如草叢，唇焦不能成詞，踉踉跄跄，追呼「八天沒有吃飯啦！八天沒有吃飯啦！」贈以饑饉，急噓而噎。察其衣履行動，非中小學畢業，亦必曾受數年軍事訓練者。維時寒風颯颯，全身顫慄，蘇君殊不忍之，解縕裘以贈，詢彼「何許人，乃狼狽如此？」彼皆不答。蘇君疑其有異，復高詢曰：「爾不實言，將不贈裘？」彼仍喃喃自云：「八天沒有吃飯啦！」記者乃手指其耳，意在問其聾否？彼始搖首應曰：「餓聾了！餓聾了！」不得要領，旋各分行。駝伏質蘇君曰：「猩猩峽一帶甚冷，君何將老羊皮贈人？」蘇君答曰：「凍餓之難受，我曾親嘗之，前步行過五原時，趕程迷途，凍餓黃河邊，凡一晝夜，况此物亦爲人所贈予，彼係病者，故願轉贈於彼。」西哲某氏，嘗有「人類無同情心」之論，今觀陌路贈裘事，足見非盡然矣。

四十里，一沙谷中，有石砌廢垣數圈。再十餘里，石嶺起伏如波狀，多青色，遠視如草萊，間夾雪白碎石，恍若瀑布浪花。紅柳綠蒿，數步一叢，沙漠秋景，實不亞於江南之丹楓翠柏也。嗣抵紅柳園，計行七十里。甫張帳幕，忽來不速之客，爲告猩猩峽附近發現土匪四人，聞山中尙有三人，匪攜有長槍及盒子炮各一，連劫三日，被劫商旅約四起，被殺七人，失物計駝三十餘頭，布緞十餘駄，金數十兩云。猩猩峽距此尙有三站路，衆議結果，當由記者立草一函，請安西馬團長派隊護送，該函卽由纏商阿希木，星夜返呈，其餘駝隊，仍續進至大泉等候。夜半犬聲狂吠，駝伏聞之，遽爾出帳大吼，夢中驚醒，詢乃野狼欲襲駝陣，（註）故駝伏吼嚇之也。秋末冬初，正值野狼交尾期，一牝之後，恆有數牡追隨，澈夜嗅嗅，聲聞數里，征人遇之，極宜戒備！

次晨起遊，四望盡馬蓮草，反不見紅柳一株。有一石砌淺井，清泉溢流於外，可供十駝同飲。良田數畝，無人耕種。井東十餘武，見廢屋二十餘家；關帝廟老君堂等寺，亦倒塌不堪。村外五里，四圍皆山，清光緒間，曾在山中開金礦，金伏商店，麇集紅柳園，熱鬧儼若小鎮。今僅住郵差二人，一往上下站送郵包，一則枯守敗牆頽垣，作息更替，動若參商，人世淒涼，莫此爲甚！夷考甘新道各驛站破

壞之由，卽自民國十八年以來，迭受吳廷璋馬仲英之變亂，大隊入新，往返蹂躪，居民相率逃遁，屋宇盡被拆除，以充燃料。尤其馬仲英，於廿二年第二次赴新，所過驛站，盡力破壞，以示矢志成功，否亦不還之決心。以致昔日繁榮村鎮，往往一變荒涼廢墟，此不僅紅柳園等站如此，卽入新以後，沿途所見，亦莫不如此。又東自白墩子，西至馬蓮井，甘屬一連四站，皆邊徽要地，清時曾各駐外委一人，派兵十名，并分設「經制」額外「把總」等職，以資守望。民國初年，各站改駐安西警備隊兵一人，今則併此一人，亦早無之，勿怪四五匪類，卽敢伺機搶掠也。

十時啓行，崗巒起伏交錯，道途雖甚蜿蜒，然仍寬平，可通汽車。山皆石岩，紅黑青白，晰然可觀。久經山洪沖洗，沙石下流成川，亦各依山質，分呈彩色，邊際雜生蒿柳，行列整齊，繽紛輝映，若鋪彩虹，頗能引人美感！薄暮遇一郵差，頭裹青色角巾，身衣「郵差」綠褂，足穿長統皮鞋，裝束頗似平劇中之武打配角，騎一馱有郵包之小驢，胸懸銅鈴九枚，驢行矯捷，鈴聲錚錚作響。藉問「前途情況？」彼答「尙無所聞。」匪不劫郵，其信然歟？夜宿腰站小泉，計五十里。小泉亦無人家，挖沙取泉，深二尺，水卽洶洶流出，迨風起沙颺，旋被埋沒，故欲飲駝者，多臨時挖掘之。

半夜，忽由間道來一駝隊，駝主韓金富，常經商於哈密肅州間，此次原由敦煌赴哈，中途因聞匪警，特後返繞道於此，俾便結隊而行，然已迂行五百數十里矣。韓謂匪徒確有七人，中四人是敦煌獄犯，新近越獄逃出，合夥行劫。行旅被掠雖已有數起，但安西哈密，均駐有大軍，此匪斷難久留也。

（註）駝駝數十成羣，行則魚貫，謂之駝隊；夜伏或作環形，或作排列，秩序井然，謂之駝陣。

西北交通要具之旱船

九日晨起，頗覺寒冷，昨掘沙井，滿結厚冰，纏伏去冰，高呼「駝駝駝」之聲，駝在遠處吃草，聞即昂首來，排立井（實爲長溝）旁，「哺哺」吸飲；飲量極大，故三四日無水，不飲亦能遠行。迄午啓程，山遠地曠，草叢稀少，惟時見鹼灘而已。三十里大泉，止而放駝，并候護兵。泉自崖隙湧出，悠然西流，蓄之成池，可灌田畝。居民舊有二十餘家，今亦逃散無人。已開熟地大小四十餘坵，未開荒野，一望無際，全聽荒棄，殊爲可惜！

次晨卽雙十節，郵差依然騎送郵包，駝伏依然放駝尋柴，幾不知今日乃民國誕生之佳節。記者因候晤護兵，決在此停留一日，雖不啻得享例假一日之悠閒生活，究以未獲見隨風招展之黨國旗，與聆要人紀念令節之高論，殊有欲然不自足之感！偶見駝伏，繩繫駝足，用錐浮穿掌部，縫綴皮塊於上，不禁又興對駝研究之趣，爰將前此記駝未盡處，續述于后：

駝掌原係軟肉，若爲沙石磨破，卽顛跛難行，故用皮塊補其傷處，迨其痊愈，補皮卽自脫落。若行粗砂戈壁，爲預防駝掌之磨破，既不能如騾馬之釘鐵掌（又名鐵蹄），亦有用皮裹足，如穿鞋然，以資保護。倘遇不狹不淺之溝，駝難一躍而過，且亦不能深踣溝中，此時駝伏，竟有俯臥於溝，以墊駝步，可保無傷。夜過關卡，欲偷捐稅，只消歇止鈴聲，稅局卽無所聞；此無他，皆因駝掌柔軟，舉步輕巧故也。然欲其登高跨檻，則又遠遜騾馬之本能。

駝性馴力大而胆怯，寒帶之高等動物也。宜行沙漠，負重致遠，可四五日不飲食，素有「旱船」「旱龍」之稱。身高約七八尺，首尾長及丈餘。峯分雙單，雙峯駝最多，性較馴服，殊宜馱運；單峯駝較少，性烈善走，宜供騎用。南疆外蒙之荒漠中，時有單峯野駝之發現，惟難馴服，只可捕食。割駝最